

無

文

印

二



無文印

行狀<sup>四</sup> 誌<sup>五</sup> 銘<sup>六</sup> 序<sup>七</sup>

三

全六卷

二

無文印卷第四

行狀

育王笑翁禪師行狀

師諱妙堪號笑翁俗隸慶元慈溪之毛氏廣額平頂骨清氣豪十歲能誦金剛經從野菴道欽受釋氏學登慶元三年具足戒入講肆習天台止觀久而捨去依金山息菴觀求離文字法三年還京參松源岳於靈隱不契時天童無用全以妙喜竹篋陶冶學者徑造其廬無用問曰行脚僧遊山僧師曰行脚僧無用曰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搥無用曰此僧敢來者裏捋虎鬚俾參堂室中常示以狗子無<sub>以</sub>悔話一日擬開口無用以竹篋劈口便打師應聲<sub>云</sub>傳云六茶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無用頷之曰是汝本有之事吾不能以毫末加損若也父之侍香朝煨爇煉遂竟其學辭去西游歷登諸老門法無異味遂回天童無用入滅上首約翁父主報恩致師分座太守程公請出世妙勝一香供無用遷金文移光孝乙亥大旱禱兩州治郡將以道居左偏師謂釋左道右舊有成法力爭不可退歸雪竇申明于朝得旨仍舊乃已忠獻史衛王以堂牒除台之報恩天台舊無律宗師與大卿齊公議合十寺為大刹築壇場命資毗尼學者倡南山開遮持犯之法風勵新學至今

爲定制朝命徙虎丘閩帥侍郎公以雪峯來聘事  
聞廟堂不許王公移書謂南方佛法不競暫借若人  
作興之爾得旨乃行雪峯雖屋大衆多然僻介嶺海  
江湖之士鮮至禮文法度視江浙有欠師作新更始  
不崇朝改觀南中土狹民貧公家視僧寺猶外府雪  
敲公參費以巨萬師請于朝特旨蠲免閩地多虎或  
暴人通衢師率衆凌晨行道旦望設真厭禳驅逐著  
爲定式閩人父子相語曰微翁吾其鬼矣雪峯僧堂  
二曰留香曰衆香師至衆集如海更闢妙香處之且  
斥南人所施金帛敞寮曰禪悅以便宴息三年衛王  
使來請開山大慈至京師高原泉散席靈臺  
持事靈隱雖擅山川之勝而逼近屠沽殆如松蘿師  
撤其廬揭關飛來峯外以限喧寂近時住山道人鑿  
山穴塔多龜食形勝師謂雲居祐禪師所建三塔雅  
合古制奏乞禪律戶用其法明教壞塔卧永安荆棘  
間幾不免暴露師斲石屋其上冷泉亭卒挾公家勢  
小不可意則爲寺威福師稟京兆去其籍飛來峯舊  
言有神倚峯爲崇歲時必享以牢醴否則輒禍寺中  
言非浮屠氏法設冥易之革非去謬率多此類衛王  
以大慈完美迫師東征隨其行者皆一時龍象師審  
法立度去浮務約雖大智復作無以易之衛王薨于  
位師歎曰法舟旣沉吾亦從此沈矣庵居上柏成行

來天衣寺丞張公以翠山招致不就歸隱雪峯台州  
使君陳公遣使以瑞巖邀之於道瑞巖主事憚師嚴  
明欲寢匿符命衲子與之致爭有褫衣裂面者師勉  
領寺事逾月遂行無何江心牒至監丞史公強之乃  
起師雖游刃小刹持規挈矩若儼臨萬衆修雅柏堂  
舊廬於蕩陰行將逸老淨慈詔下丐辭不允大參余  
公書來謂不可重違君命龜勉絕江明年廷巨奏端  
嘉以後牒廉僧衆而免丁不加疇昔欲增常制三之  
一荆湖總臣又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俾以衣號住  
持師以爲審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吾道殆矣  
奏疏殿陛上書廟堂其議遂寢詔徙天童以歸母  
警而毫侍右無子姪力辭東歸棲遲翠巖下品百  
畝歸西寺築堂奉先世香火歲七月望爲懺摩法以  
贊冥福姑蘇承天毗陵華藏四明瑞巖聘命交至皆  
堅卧不應育王虛席有旨起師再辭不許乃奉詔表  
章大覺祖述妙喜方秩然有序天童除書至師曰極  
弊大壞天育猶伯仲去此即彼固非舍劇得閒吾方  
有事於大覺之堂委而之他孰任其責哉封章朝聞  
俞音夕下師乃葺乃理不徐不亟移書荆湖制使孟  
侯得錢百萬不數年內外更張幾五之四師以育王  
剎剎表於東海自昭陵而降宸章奎畫後先照臨者  
三朝而 皇帝寶翰獨未有奏以爲請金榜玉章不

逾時而下大覺塔銘呂丞相惠卿所制刻石東京淨  
因兵興以來東南學者多不之見師住山日客有以  
墨本獻師即刻之山中大慧語要板于徑山者再燬  
于火師以起廢餘力復刊行之癡絕冲退靈隱朝議  
士論咸後鍾至詔黃已行爲挾勢力者易之戊申春  
京兆大資趙公書來請再莅淨慈師舊苦痺疾至是  
增劇作書謝之曰既老且病不能復遊人間世矣通  
守永嘉曹公拉同僚徐公入山問疾曹公謂師病久  
羸甚蓋致寺事當與侍郎顏公議請于朝用佛照改  
事以東堂養老師曰去計已決但待公爲別不致聞  
命也從容叙世契移頃命紙筆書遺表作詩承張公  
書援山谷晦堂例請主後事遺囑數百言通遺書誌  
佛事入祖堂開語錄建藏塔叢林典故並不許誦書  
四句偈辭衆云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  
坦然置筆與曹公訣別右脅而逝其徒如所戒後三  
日用亡僧法茶毗僧衆三誦無常偈維那措火薪盡  
火滅靈骨不傾倚端坐如生五色舍利如珠如豆者  
母慮千數士民淘沙洗泥皆滿所欲崇臺數尺夷爲  
平地實淳祐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也師剛果強毅公  
勤廉明訓徒說法幾四十年意小不合則脫屣而去  
海內視其去留占叢林盛衰建議立論非兼利天下  
不爲寶紹間受知君相以大法自負論人無怨辭厲

士無恕法多聚謗叢怒衛王薨異時嫉勝已者或欲  
困之疾藜師不戰不祈卒無所施其術晚節末路言  
益峻行益危道益著昔之怒者懼以和謗者信以服  
嗚呼盛哉嘗謂善知識所以標準斯世行爲上言次  
之數十年來有言者不必有行師獨回首於萬波橫  
流之際涉世處死毫髮無遺恨者良以此也壽七十  
二臘五十七度一姓子二百餘輩得法自黃龍道詳  
而次皆有聞于時言行風旨紀于此者蓋存十一於  
千百立言君子或有取焉

徑山無準禪師行狀

師諱師範號無準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依陰平  
山僧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而又喜閱宗門語要  
師兄澄道印有聲講席每以機緣詰之師應答如響  
嘗因誦經次遽問曰看什麼經師舉卷曰如是經印  
惘然師一日以女子定話問印印以義訓解釋師笑  
而已紹熙五年十月登具戒即欲南詢母何氏病篤  
師割股救療明年次成都坐夏正法首座老堯瞎堂  
高弟道行四川師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  
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  
六年秋次荆南玉泉寺有言老宿者嘗參大慧覺老  
宿見璉窮谷師周旋二老間多獲其言論風旨明年  
辭去見保寧全無用釜山竒退庵退庵問曰遠來何

爲師曰究明已事退庵曰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渠無生死退庵曰參堂去久之遊四明依育王瑞秀巖時佛照禪師居東庵印空叟分座法席人物之盛爲東南第一如覺無象康太平淵清叟琰澗翁權孤雲嵩少林輩皆在焉有老深首座者蜀人父病師爲執侍湯藥深平生惟一喝用事佛照問疾次謂深曰深首座何不下一喝深却喝佛照曰猶作主宰在願謂師曰何處人師曰劍州人佛照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佛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師年方二十而臨機不羸類如此貧甚無資薙髮故佛照室中常烏頭子曰之空叟嘗指師謂衆曰範年方二十更二十年未可量也已而絕錢塘見岳松源於靈隱往來南山屢入充肯堂室棲遲北山六年游吳門謁諸公修無證時先破庵住西華秀峯遂往依焉堂僧十餘輩皆飽參宿學有純顛者於入室次橫機不讓破庵打至法堂且欲逐出師解之曰禪和家爭禪亦常事何至如此破庵曰豈不聞道我肚飢聞板聲要喫飯去聲師聞其語不覺白汗浹背無何辭往華藏依演遜庵三年復還靈隱破庵居第一座齋餘同遊石筍庵庵之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破庵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師於侍傍平生礙膺之物不辭而去約齋張公鑑以廣惠新創請

破庵開山師偕徒執侍三年散席同登徑山又三年  
破庵過天童掃密庵塔偕師絕江逮其赴穹窿師留  
天童依觀息庵俾歸藏司不就破庵退穹窿歸徑山  
師徃省候破庵遷寂付密庵法衣頂相師不受惟領  
圓悟墨跡及密庵法語既舉喪遂訪舊友巖雲巢于  
穹窿與首眾雲巢遷瑞光復居板首無何泉高原有  
四明梨洲命高原謂久曰範首座肯徃吾當一行不  
然雖兜率內院不徃也師遂與俱四明諸山以仗錫  
爲高絕而梨洲距仗錫又二十里寺在絕頂高寒荒  
落非人所居師婆娑其上三年如一日麻麥粟以  
給日食未嘗有飢色既而以台鴈未到拉月石溪  
同游至巖時雲巢領住持事留分座忽夜夢偉  
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師以化  
力拒其請適數僧來訪自言舊業清涼幽邃深壑古  
稱小天童寺之護法者茅其姓靈異甚著師省前夢  
乃易書受請入院見所謂伽藍神衣冠人物與疇昔  
所夢無異陞堂開法一香供破庵真借庵時寓育王  
以師開堂語舉似秀巖秀巖驚異曰始終你家且曰  
之入也清涼不可久留矣三年京師諸禪以焦山舉  
師密院劄奉化津遣師不赴再劄乃行期年遷雪竇  
三年被旨移育王又三年嵩少林散席徑山朝命以  
師補處抵京師見丞相史衛王衛王曰徑山徃持他

日皆老宿無力葺理衆屋弊甚今挽吾師不獨主法  
更張蓋第一義也明年寺燬先是師夢有烈丈夫批  
以明珠二十一顆莫知謂何及寺焚則四月二十一  
日也師逆知其數不動容變色安衆行道如無事時  
是年七月有旨入內 上御修政殿引見師奏對詳  
明 上爲之動色賜金襴僧伽黎仍宣詣慈明殿陞  
座 上垂簾而聽 上謂大參陳公貴誼留心內典  
以師所說法要示之陳公奏云簡明直截有補聖治  
乃賜佛鑑禪師號并鍊帛金銀錢香合茶藥等待僧  
各賜金帛有差仍降銀絹僧牒俾助營繕寵光錫資  
由佛照以來未之有也三年寺成又六年復燬師不  
驚不變不徐不亟而多助雲至荆湖制帥孟侯珙與  
之思播二郡與夫海外日本皆遣使委施不數年寺  
宇崇成飛樓湧殿如畫圖中物矣去寺四十里築室  
數百楹接待雲水堂殿樓觀凡叢林所宜有者悉備  
皇帝親御宸翰賜額曰萬年正續市良田九千畝奏  
其徒以甲乙主之正續西數百步結庵一區爲歸藏  
所上建重閣秘藏後先所賜御翰敞室東西偏奉祖  
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爲飯僧佛事以贊冥福蓋  
自狂韃犯蜀師之先祀遂絕天性至愛有不可解於  
心者 上聞而嘉歎賜扁圓照詳見待制李公心傳  
所記洞霄介臨安左衲子登山者必枉道過之縣市

叢脛食息無所舊有保錦廢寺師葺新之買田具爨  
至者如歸紹興初立國錢塘北馬駢集至無所容以  
浙西瀕湖草澤爲牧蕩馬政廢許有力者圍而爲田  
賦稅加民四三之一端平更化廷臣言事者以圍田  
多隱冒復行經界京師豪貴家舉不免寺之廣陵一  
莊悉指爲圍師詣闕敷奏有旨特免徑山雖在萬山  
間而樵薪不給炊爨舊募民入山樵採輟其半以耐  
力役四山濯濯實由於此師置田千畝立局收掌取  
直庸工貸山林斧斤之厄且植松種杉數百萬補其  
形勝淳祐戊申秋寺再成師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選  
耕乞老子朝而舊疾適作涉春不愈三月旦陞堂示

衆曰山信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  
勉強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  
去也遂起身抖衣云是是多少十五日集兩班區畫後  
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言笑諧謔如平時或告以  
末後大事和尚宜作玉宰師曰才作主宰便不是也  
其徒以遺偈爲請師笑曰我未檢韻畧在醫者診視  
次師謂之曰汝未識者一脉在十八日黎明索筆書  
偈侍僧以紙筆至師曰第一句道什麼僧云此是第  
二句乃執筆疾書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緊  
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停龕二七日遺表上  
聞 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四月一日歸正續二十日

吞全身塔于圓照治命也師風神閑暇襟度英曠實而不弛明而不察無厲聲惡色有徒數百輩視之如路人端居丈室無異玩兼味澹然如常僧吳民好施頻年持鉢不下十數萬既付主事不規規焉計其出入或負之亦不較處逆境大變雍容恬適畧不經意寺之再火也師坐喝石巖諸力負行李中途發鑰挾出過半師目擊之終不道其姓名嘗小出臧吏失職爲有力者負其所重後得其人其徒執而訊之師曰吾無是物也縱不問炎火方烈衆皆詰責延燎主名師適見之遽告曰若固在是耶急逸去主事見執則不爾恣矣三門右趾建層閣上安萬佛下敬僧崇費以數十萬大風一夕而仆師歸自外衆謂不堪其憂師則曰猶幸傾覆之早加以數年安僧其下其不傷人乎寬仁大度率類此幼不嗜學閑居未嘗執卷鼓鳴衆集肆口而說多不病繁少不病簡不爲險辭恠語簧鼓後學平爽而峭峻簡明而圓活如轉丸於千仞之岡縱橫高下無影迹可尋踞坐壽室迅機痛快破山截流至於隨病與藥能曲施方便常曰合掌問訊總識得伊來處不錄過不沒善不受譖懇不執法厲衆是以天下之士歸之如市融火煽虐萬瓦灰飛雖露坐簷宿不忍舍去故其得人視同時諸老爲最盛異時主徑山者有道如大慧老人曾不七歲師

大坐方丈垂二十祀年穀屢登有衆如海雖兩丁大  
厄而旋復舊貫嗚呼盛哉昔人謂前輩言行不見傳  
記後世學者無所矜式蓋當時門人弟子之罪某竭  
來徑山間侍師座師不鄙其愚凡其家世之本支出  
處之次第師友之淵源詳以見教某竊聽緒餘佩服  
惟謹因思曉瑩之狀浮山圓鑑寂音之傳石門雲庵  
起居言動纖粟不遺其師生之義浮于翰墨暇日因  
叙次所聞以付侍史爲他日大書深刻張本晚學不  
文固不敢上班前輩然義理之在人心古今天下無  
二揆也

徑山癡絕禪師行狀

師諱道冲號癡絕武信長江苟氏子母郭氏嘗夢經  
行木瓜樹下見其實纍纍取其一而食之占者謂當  
產奇士未幾師生豐上短下資性絕人少長以進士  
業應詔不利受釋氏學於梓州妙音院禮修證爲落  
髮師游成都習經論大聖慈寺已而以名相厭人復  
棄其學紹熙壬子出峽回翔荆楚間時松源岳唱密  
庵之道于饒之薦福徑造其廬以歲饑不受曹源生  
首衆雲居亦密庵門人松源以妙果舉出世師聽其  
入門語有省參堂俾侍香朝從夕游老拳痛棒不少  
貸平生知見至是都無影響曹源徒龜峯侍行又三  
年以偈辭遊浙其言有白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尚諸

方拜處爬至京師松源主靈隱門嚴戶峻厲辭惡色  
屢被折困八閱月不得入室而氣不少貶或以失士  
告松源源曰我已八字打開拈搭他自是他當面蹉  
過了師聞其語由是徹見侍曹源於妙果龜峯時嘻  
笑怒罵皆爲人善巧方便而後知二老之道超出情  
量猶崩崖裂石強弩發機不可擬議自此不疑天下  
老和尚舌頭曹源領薦福逾月示寂師低回諸老之  
門又二十餘年淨慈肯堂充華藏遯庵演凡當時具  
大眼目者皆入其室聲名暴白所向戶知潛庵光一  
翁如癡鈍穎掩室開浙翁琰皆分半座俾倡其所學  
嘉定己卯由徑山第一座應嘉禾光孝請一香爲曹  
源修末後供時是庵元即庵覺逢庵原無相範石粉  
月皆在會中道聞于朝忠獻史衛王以堂帖除蔣山  
瀕江易澗下田多無秋師忍飢鳴道行乞養士居十  
三年無倦色雖足食如金山承天皆屢聘不就嘉熙  
己亥侍郎東畎曹公函帥閩聞師道望以鼓山來聘  
未行雪峯牒至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是歲大旱東  
州尤烈儲無宿春分粒而食士無飢色明年得歲衆  
集如海法度脩明雖宏智盛時殆不之過育王虛席  
攝住持事往來說法兩山間二年淳祐甲辰有旨移  
靈隱師謂靈隱乃疇昔大父密庵伯父松源弘道之  
址數十年來古風不競士氣不作思欲發揮家學作

太子用之官祿以  
明教字下判宗師

許蜀人宦在蜀  
世字

去歲  
一

興後人志未及行而世故有不滿其意者伐鼓告衆  
歸隱金陵不俟終日京兆尹遣屬官追挽至蘇臺不  
可朝命以虎丘俾養老不就留守虛齋趙公以夫以  
蔣山起之不應戊申春育王笑翁堪散席朝論以大  
覺故家不輕畀付召師隱所使者三返卒不奉詔明  
年二月訪丞相弘毅游公侍郎滄洲程公公許于雲  
川私第京尹聞之走使迎至留郡齋兼旬以法華請  
開山牢不可辭以九月領事秋八月徑山詔至師欲  
併法華辭或謂不赴法華則不信重違君命則不  
恭夫恭與信何以爲後學法師聞幡然而作留法華  
逾月即登徑山未幾膈間疾作已不善飯涉春不  
瘳然陞堂說法不廢方丈職第二月末始不出然說  
偈書讚嬉笑言論如平時三月六日手書龕記并遺  
書十數且曰無準忌在十八吾以十五即行不能以  
辦香修供口占法語緘寄塔所侍僧以遺偈請麾斥  
不顧已而笑謂問疾者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  
個人直下承當或請書之笑而不荅即命紙筆書辭  
衆上堂曰世尊臨入涅槃告衆云汝等善觀吾紫磨  
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今日即有明日即無  
拈云世尊平生用盡伎倆臨死之際求生不得生求  
死不得死山僧則不然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  
吒攔不住自是屏却醫藥謝絕外事至十四夜分起

坐移頃而逝師平生廉介橐中無長物內帑賜幣天府遣賻僅能成喪後三日茶毗得五色舍利大如豌豆者無數淘灰洗泥無不得之亦有得之草樹間者其徒遵治命奉遺骨以五月十九歸葬于金陵山中學徒追慕不忍舍中分其半塔于照堂窰塔波之左實是月二十四日也師內無城府外無矯偽處事應物粹然一出於誠住山三十年短褐勃窣儻然如常僧河日海口辯說無礙不祈新巧不尚險怪紆餘宛轉幼直正大古人關鍵險絕謹嚴處一經剖擊枝分條解坦然明白端坐籌室不以詞氣假人雖飽參宿學無所容其喙閑居於書無所不觀性淳五不逆詐有言輒受或欺罔亦不爾較嘉定己卯紅巾叛蜀豕突涪上師之昆弟姊妹陵夷無幾父母墳廬或不免剽掠萬里望哭無所紓其哀蔣山去東陽直六十里中無招提游東衲子最苦是役師住山日縛茅玉山爲百世之藏且謀買田飯僧贄先世冥福而資無所出前京湖制帥無庵孟公珙今京湖制置秋壑賈公似道京尹節齋趙公與篋皆捐廬祿以相其成師之決去靈隱與不赴育王亦以是役未竟故也端嘉以還嘉定遺老相繼逝去自以身任大法之重論及宗門則言涕俱出其登徑山也正欲質其餘勇收召後學而病魔不貸石溪月自靈隱來省疾師陞堂叙法

門好因言蜀本宗派錄至密庵不書遂至掩泣聞者皆嗚咽墮淚烏乎惜哉抑嘗竊論揚岐之道至圓悟大慧而中興圓悟之道至應庵密庵而大行十數年來大弘密庵之道於天壤間若鼓雷霆而揭日月師與無準二老而已二老出處同師友同然倡道垂教又有不同焉者或以辯博或以徑約天下之士皆信之不疑謂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壽八十二臘六十一門人高弟方興未艾他日富有僧中董狐者書之茲不書

先妣贈孺人吳氏壙誌

贈孺人吳氏豫章進士陶躍之之妻迪功郎贛州贛縣丞叔量之母生於淳熙戊申二月戊子歿於咸淳丙寅正月庚子冬十月戊申叔量率諸孤扶葬同里陽和山叔量哀荒廢筆硯命弟住持饒州薦福禪寺僧道絜書歲月納諸壙曰先妣諱某年十八歸我先君恭順儉勤其天性則然先君少自負氣行萬物表御事應物不以一豪挫於人年過三十始大悔艾以和易剛赴人患難蹈水火不自惜鄉鄰黨族有鬪能以片言折曲直無少長貴賤皆翕然歸之先妣與有力道絜兄弟稍長先君授之學四方賓友來柳塘以先君為的殺雞為黍燒松煮韭客至趣辨先妣無難色且曰賓客不來門戶俗唐書雖典可贖也道絜少

也。曾去從釋氏先妣留莫可則曰既服僧服當盡僧業。今之似僧而非者酒崇之。汝宜戒。伯兄叔量早有聲場屋。以工深多不合。有司尺度從主。一。張公洽晦靜湯公中受晦翁書而讀之。與功名相忘。與仲弟萬鈞各築室柳塘上。相去數百步。風暄日暖。先妣間一往來。諸孫前後相追隨。嬖姍步柳陰中。如畫燒燈夜坐。子孫環侍。幾坐不能容。待擁衾就榻。乃去。數年如一日。伯兄登丙辰進士第。歸拜堂下。先妣無喜容。歲丁巳。先君歿。明年仲弟沒。穉子幼女長短成列。先妣見輒涕下。區畫其家事。某先某後。某緩某急。口授指畫無倦。伯兄除先君服。調贛州贛縣丞。欲將母之戍適道。璨致開先寺事而歸。不忍母適千里外。執不可。無何。道璨又爲番守。忠齋孟公之縉。招之東湖。兄弟相望千數百里。庭闈無兼侍。寢食不自安。明年冬。道璨謁告入明。訪樗翁張公。即之。不忍別膝下。乃白泉使溪山。謝公奕。燾檄伯兄入治幕。以便奉養。先是天子有事于明堂。詔子大夫父母。贈初品服。伯兄請于朝。奉誥歸省。而洪氏女兄自桃花峯來。時先妣病在膏肓。厭厭卧榻上。子自遠歸。誥從天下。踉蹌出戶。外病若辭去。既拜。受族屬姻戚羅拜。上卮酒。加殮強飲。面無老色。久之。謂伯兄曰。吾病且間。爾初仕母。畔官離次。番母留且返。贛乎。伯兄次番。謁溪山。具扁舟。

絕湖欲從豫章而上次魚門水縮不可舟巡北掠西  
捨舟而徒歸問安否偶膈疾再作遂留待湯藥起坐  
言笑如常而食事日減汜不可爲道璪遠在千七百  
里外後二十七日乃聞訃天平痛哉壽七十有八子  
四人長叔量娶萬氏次道璪次萬鈞娶楊氏次萬里  
奉祖妣命繼伯父女一人妻山谷洪甥諸孫進士庭  
桂孫男女七人曾孫男女四人治命合葬梅山先塋  
拘陰陽莫能也道璪不肖漫游四方未能忘母十年  
還江南志在疾病醫藥一脚出浙遂無相見期巧相  
避乃若此天高不可叫奈何尚記七八歲時與女兒  
仲弟俱病疹先君出未返兒女啣嚶蒲室先妣入視  
醫藥出理門戶事待夜篝燈製衣履朝夕焦然無寧  
居晚節末路子女各植立而養不能父天可荒也地  
可老也母恩不可報也道璪無母可侍江南其能父  
留然狐死正立首終當縛茅陽和岡矣謹書歲月誌  
諸壙又當求立言君子表諸墓

無文印卷第五

墓誌塔銘

中沙先生張公墓誌銘

慶元嘉定間大理司直竹齋裘公萬頃以清風亮節聞天下里之人士耳濡目染多篤行好脩表倡後學璿生晚不多識見聞所及者蓋四人焉竹堂徐公應科北山王公申之竹巖傅公梓中沙張公祥龍是四君子皆學脩行立識不識皆以先生稱璿昔者省女兄桃花峯下一再登竹堂竹巖門獨未見北山客有以謬語誦於公者辱印可雖不識猶識矣中沙先生則少嘗執弟子禮者也先生字仲符豫章新建樵舍人父某母某氏世以書種相授受先生少穎悟不好弄從昭州司法參軍王公若水學精敏自強功倍師逸挾所學遊郡泮屢魁諸生郡博士期之以遠先生亦自負一科不難取而命不勝其有衷甲場屋間屢戰屢北氣不少貶受徒講學五十餘年夜誦曉講以道德性命爲根本以語言文字爲枝葉一時從游多心領神會去而與計偕者有人翔天學者有人蟄而不奮者亦不失爲名勝士庭槐放花必躬率子弟欲背城借一以發其所積爲有司者多以新巧爲程度學深文老賈用不售而歲月逝矣究心易學手集諸儒訓說遇自得處則疏于左方爲歌詩有古作者風

味竹齋謂其字字入律天風吹松花爛熳翳溪光山  
樊亦多媚素面團春香尤爲知丞高公所愛敬寂  
寥短章春容大篇韶濩人間者洋洋盈耳間誦釋氏  
書於金剛蕩空破執之學若有所得晚與竹堂北山  
諸老做洛下舊制以文字飲爲真率會滄浪白髮鮮  
明相照映笑語流麗花氣揚春醉帽傾欹皆可入畫  
不數年竹堂死北山死竹巖又死一老雖無恙然驪  
駒在門僕夫整駕矣寶祐戊午七月二十六日卒臨  
終索筆書五言詩八句感時傷事辭甚切至娶陽山  
萬氏先二十七年卒子三人穎灝項女二長天次適  
王夢龍孫男四文子惠子閔子敬子女四二出適二  
未筭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于大木清塘  
之先壟治命也先生得於天者清自幼至壯自壯至  
老嗜書外無他營氣行萬物表權門貴家一足不印  
其地善善惡惡不以好惡亂其真困頓隱約取於造  
物固甚廉然有詩文可以名後世有子孫可以昌遺  
學是取於造物者亦已多矣奚其廉平生著述有大  
易集解四卷金剛經大義一卷星源紀行集鄂渚集  
家居雜詠皆手澤也端平丙申璩將求道四方別先  
生竹屋下先生以序送之其言有曰勿泛而求也勿  
追而索也勿拘而泥也勿肆而誕也嗚呼是豈得於  
紙上者哉海上二十年一舸來歸欲持所得於諸老

者復之於先生而先生不可見矣悲夫惟先生脩名  
實行大書深刻當囑之於當世聞又璿也何敢穎等  
書來謂受教於先生之深者莫如璿知先生之深者  
又莫如璿列銜具爵又先生之素不願聞也璿不敢  
辭銘曰  
取於學也富取於世也廉一彼一此重輕懸異於廉  
乎何嫌清塘之源草木穠纖鬱然有詩書之氣過者  
其瞻

石霜竹巖印禪師塔銘

石霜竹巖印禪師塔銘

昔東山以白雲之道陶冶天下學者開福寧實捷出  
其間沉潛博約所挾不下三佛而枯瘁寒瘠剥落華  
滋如冬在木杪老拳謹握忍死不輕售密語圓悟以  
付月菴果再傳而月林觀出以行配道方行吳越間  
開福之門益大以肆石霜竹巖師其嫡也師諱妙印  
豫章進賢萬氏子無適俗韻受僧學於邑之龍塘紹  
曇年十六受僧服杖策行四方時去乾淳未遠江浙  
多名老宿歷扣其廬留龍門光癡鈍穎浙翁琰會最  
久用心良苦而不遂其大欲乃見月林于平江靈巖  
於入室次月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答曰直甚  
滅燈盞月林可其言而奇其器朝煖夕煉異時所得  
及短寸長悉亡去無影像載道而歸無二月住高臺  
師分座已而復首衆嶽麓舍人張公廷古以長沙

谷山請出世劬躬苦節有古任山風味。年侍郎  
余公嶸遷之石霜湖南自無二散席袖子張無所  
歸宿至是雲集如水赴壑未幾建之開元瑞之黃檗  
南嶽之福嚴洪之翠巖寶峯聘命交至率謝不往徒  
高安洞山行道如石霜時樞相賈公似道鎮九江虛  
東林屈師爲廬山重師入院不兩月即去歸卧舊茅  
僉樞陳公韓守潭首以龍牙起師未領事易石霜法  
道復大振長松片石皆長顏色盡發所積築菴曰紫  
霞爲藏焉休焉之地侍郎湯公中爲之記時丞相趙  
公葵燕居里第招師論道無虛月寶祐二年秋退居  
紫霞明年示疾手書四句偈云六十九年一場大夢  
歸去來兮珍重珍重實八月二十三日茶毘牙齒數  
珠不壞舍利陸離五色相激射塔于紫霞菴側度小  
師四十餘輩其徒惠隆以師四會語走數千里求校  
於雪竇西江復來番請余銘余周旋諸老間竊聞議  
論謂月林制行純白視天地萬物皆自己思天下之  
人一夫不聞道猶已負之故善巧方便誘之趣入而  
皆粹然一出於誠其徒未得其真取其似焉者嚼飯  
饅嬰伊阿煦嫗如田翁村媪謂是足以盡先師之道  
或者反是則曰身不必修行不必果理欲界限不必  
嚴誑言僞行於其師之道不啻如水炭師於二家無  
所依違謂天下無事外之理住山二十年所至一日

必葺而不廢倡道非不慈也而斷之以義非不美諒也而臨之以正機之峻而發於用也大行之力而信於人也深此其真得月林之心歟數十年來二浙無江西尊宿余遊京師屢以師道望白之有位者方將令行吳越而師則滅矣悲夫銘曰

道若大路孔平且直躬行實踐無徃弗獲發爲機用如劍斯割溢爲棒喝如電斯激厥維伊何躬行之力彼昏不知以舌爲的身違行戾舞誑肆惑竹巖曰嘻其究安宅持規挈矩尊道崇德涖衆行已如臨萬敵矯矯一節始終不易後五百世古道顏色於月林門一直千百用不盡究施則無極謂余不信有如此否

天池雪屋韶禪師塔銘

曹洞諸老以真履實踐與道爲配溢爲語言葩華流麗如透花春色真積力久機動籟鳴有不自知所以然者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眼正句活沈傳洞宗正印甚矣未易以語言觀也嘉定間淨禪師倡足庵之道于天童懼洞宗玄學或爲語言勝以惡拳痛棒陶冶學者肆口縱談擺落枝葉無華滋旨味如蒼松架壑風雨盤空曹洞正宗爲之一變天池雪屋禪師時在侍旁親證是三昧已而橫點頭曰吾宗不如是吾祖不如是也吾其紹述宗祖乎宴坐天池十有八年仰觀俯察謂道滿天地間陽舒陰慘秋

明春媚皆道之所存點染融化活弄苑語精神百倍  
而俗眼少有識之者師諱正韶番之干越人父謝母  
柴少從雕峯法慈受僧業祝髮遊吳越受心學於天  
童歷登諸老門以印其所得親老還江南復侍香列  
岫掌記踈山聲名獵獵不可掩文昌趙公必愿以天  
池請出世山高雲深衆不及百而職分甚脩居七年  
寺煨師不亟不徐尋復舊貫疏通玲瓏悉出心畫口  
授無或不強人意築菴山阿鑿池引泉環以幽花細  
竹夷猶其間以遂所樂端明厲公文翁爲扁曰明月  
景定元年四月庚子示寂壽五十九臘四十度弟子  
若干其徒奉師靈骨舍利及火後齒牙頂骨不壞者  
塔于明月菴後若鳳狀師行請余銘余行天下幾三  
十年多交當世名尊宿獨欠識師東游海上嘗閱師  
兔園集誦其語想見其人自京還番數交訊番去廬  
山不遠欲見莫能來開先可以一見而師滅矣師蕭  
閑凝遠有晉唐人風味工歌詩託物寄興陶寫其會  
中至樂意在言外觀者不具眼乃以詩家目之是見  
師杜德機也道喪千載託於語言紛紛末流能以語  
言發揮道妙者不多見僅僅有之而世之識真者又  
絕少淡紅淺碧眼固正矣句固活矣使居今之世不  
目爲詩家也幾希此余所以爲師太息也銘曰  
洞學玄旨日行太空大于丹霞盛于芙蓉大休足菴

扶持正續似地擎山如石涵玉天童長翁初無寸長  
無寸長處萬丈耿光雪屋空寒春行萬里點染華風  
散在百卉大癡小黠萃于一門我行荒草汝入深村  
所同者道不同者迹捉象捉兔各全其力謂師滅度  
指北爲南精神照人明月一菴

飲綠閣銘

潤藏主結閣湖光山色間請名余撫東坡語扁曰  
飲綠又從而爲之銘

謂綠可飲山高奈何山果高哉嫩綠浮波夜雨新霽  
曉光融液翠如潑醅不壓自滴倚闌一笑和氣熏人  
呼吸燕漱百體皆春松在屋頭竹在屋角招之斯來  
爾酬我醉踏月打門客何人說我醉欲眠君去勿來

無文印卷第六

銘

薦福刻漏銘

坐禪爲入道之門緩急後先必中度而後久之而不勤余作院以是爲先務守距譙樓數里而中隔重關風雨晦冥遲速疾徐付之一夫之手余病之此丘淨智自鑑湖山中來爲置滴漏爲壺五爲籌二十有四爲敲以限更爲丁寧以節點滴凡吐納抑縱之具咸備緩急有度起卧有節余之病至是辭去余嘉之爲飛樓百尺東序南向而貯焉施雖微而所關也大此余所以不易之也余一再來湖寺自門至寢無弊室並不書而獨書此可以覘余心之所存矣銘曰

一點一滴神動天隨機括自行操之者誰翁張夜旦盈縮四時千歲日至毫髮不移燈寒焰短月老雲淒咨爾學人無怠無疲熾然作用一物不爲坐以待旦何思何惟勿迫而激勿荒而迷勿拘而泥勿肆而支八萬塵勞我其已之十二時辰我其使之辰乎辰乎去速來遲更籌有語勉而勉而

寶林土地堂鐘銘

形器斯立神物憑之器云弊矣於神乎何有淳祐甲辰比丘某祇領寺事作新更始與神爲謀在夔

之器制古而陋宣威乞靈大懼弗稱治而新之昭  
神貺也銘曰  
外貞而正中虛而剛有扣斯應厥聲孔揚聲來耳邊  
耳往聲處神而明之與聖爲度

硯銘

姜叔堅臨川人其祖敬之爲丞相平園公客所賦  
古硯平園遺物也求銘

秀潤而文剛方而溫疏德之澤浚道之源波及天下  
無穿鑿痕誰其似之我思平園

硯銘

外持正內守堅傳千古文章之印述百聖道德之言  
納滄海於一滴渺太華旋一拳寶之哉淵古源

琴銘

澄古泉所蓄琴蓋治平己巳惟廣斷後一百八十  
五年江西某銘銘曰

我英考在御四年聲教之在天下百世如一日和而  
不失其正樂而不失其節猗歟盛哉

鏡銘

明不察淨不滓物以萬來我以一視以我爲隱乎吾  
無隱乎爾

鳳唳硯銘

鳳唳一鳴百鳥不敢啼春風矣周旋翰墨林相與鳴

治世之盛者文章鉅公也。璨也無文，胡爲乎相從哉？  
書儲銘  
去聖云遠，大道日蕪，亦豈遠哉？存乎其書，開關啓鑰，  
回向心初，不見一法在門外者，其斯之謂乎。

瘞筆塔銘

孤竹氏之後，渭川爲盛，徙居臨汝者，勇墨戰其鋒，  
甚銳，不以一豪挫於人，而毛人氏實爲其嚮導。淳  
祐癸卯，楮君將有事於華嚴大集，厥衆以邦之彥  
士知言能默者，以相其役。前旄載征，深入法界，崇  
山大海，不知其幾千萬重，過之砥如也。下城一百  
一十俘，其君長五十三人，明年師還，飲至策勳，夷  
傷者十八，九楮君勞之，務與休息，鑿巖邑而處之。  
胙之以西域土田，爲繭絲焉。然慮其室廬瓦合，歲  
久易毀，無以詔後世，故次序其事而繫之銘。銘曰：  
海可竭，山可移，我此法界，無壞無虧。謂予不信，天實  
臨之。

雲谷軒銘

谷以虛中而能受雲，以無心而去留。閱世遇物之  
道，無易此也。彼外立墻塹，內存城府，孰非雲谷之  
罪人哉？軒中主人當作是觀也。銘曰：

有窈者谷中虛，而通虛而能應。通而能容，英英飛雲，  
周行太空，從龍來歸。洩洩融融，白衣蒼狗，初無定蹤。

世變如雲頃刻不同瞻彼空谷伊剡而東我將去之  
與雲相從

雪廬銘

東山背鏡面剡草木華滋如畫圖中物則上人縛  
屋其下扁曰雪廬有志於安道風節者也銘曰  
甕無蟻浮釜有魚游大雪塞門老屋打頭我思古人  
剡溪之上一榻支離萬世榜樣鐘鼎山林奴隸諸公  
平生心事白鳥真鴻士生世間標準天地舍義與節  
將何憑恃太傅舊廬有山可鋤則也居之以古為徒  
梅兄在前竹君在後歲晚相看爾癯我瘦客非可人  
莫來打門我方擁被有耳不聞

見山樓銘

嘉熙三年余同故人雲太虛游東山借榻謝家池  
館得士曰傑笑雲蓋負一字宗之左券者築樓曰  
見山而請銘余方汲汲問醫未暇後十年來京師  
時笑雲散席稱心首衆菩提復理前請又明年九  
月乃克銘銘曰

望之兮孤危即之兮坦夷存乎中也澤而腴發乎外  
也華而滋纖穠榮枯雖順乎四時高明博厚儼萬古  
而不移此蓋吾心之常分不待智者而後知採菊東  
籬悠然始見何其遠且背而嗟夫淵明遠矣吾不及  
望其形儀月滿屋梁秋在闌干援北斗兮為盃擲長

嘉熙三年  
主理家才  
字如字改之  
信祐

江兮爲酒而招以楚人之辭待其跨白鶴御冷風翩然而來也以斯文告之

無學寮銘

杖錫衆寮

行亦學坐亦學無不學無所學如是學名無學

倚林銘

不偏不倚聖人之大中也以法爲林則周旋舉措皆此中矣何以倚爲哉實際理地一塵不立於林乎何有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於倚乎何有倚林微說於余故銘而復之銘曰

長林際天煙晞翠膩於焉婆娑大有樂地心法之妙等彼十虛林本不有倚者誰歟有美一人泯其觀照曰有曰空二俱不受寒棲瘦坐一種平懷熟談真如清風徐來

竹林銘

圓其外虛其中學道之要如是而已遠取諸物返求之身此古之善學者也慶上人方致力於斯道而以竹林自號其得圓外虛中之旨歟爲之銘曰泛應等受故圓其外去有即空故虛其內我此境界非內非外惟道人慶證此三昧吸青飲翠嚼雪嚙冰拔俗干丈不墮常情我將與君青眼同橫相門歲晚毋寒此盟

雪巖銘

巖頭雪峯出入諸老間時欽山以英邁俊發之氣  
實從其游他日道行天下與二老相伯仲猶醍醐  
飲人無二味也欽侍者尚友千載自號雪巖而謁  
銘於江西某銘曰

維叢與存百聖之師邃也褰裳溯流從之後千萬年  
道如白日一即是三三即是一雪覆寒巖面目儼臨  
則而象之往哉惟欽

歸雲銘

雲無心物也卷舒出沒萬有不同何嘗寓意其間  
哉歸以無心安知不以無心出耶銘曰

山澤氣升充塞天地飛揚滅沒頃刻萬致道人出處  
雲行太虛度也無心彭澤之徒庸寸草興浮流天下  
彼自有人我則不暇龍湫月老鴈蕩秋深歸歟歸歟  
實獲我心

越臺銘

越臺隸南海趙佗僭帝時築也庸法界家于其下  
故號焉丁未春法界東征屬銘於某秋八月乃克  
緘寄銘曰

昔在尉佗築臺瀕海佗去臺存俯仰千載劫火熾然  
亂雲飛揚歸然無恙如魯靈光或曰逆佗漏于漢網  
杯土未除滓穢天壤曷監不遠何以號為猗歟斯言  
我不敢知遺臭萬年流芳百世存乎其人臺烏足議

越山青青越臺峩峩瞻望弗及懷哉如何

絕岸銘

以靜觀動道在其中滄海橫流斷崖壁立善觀者  
有取焉天台湘絕岸既謂序於蜀人定勝叟游四  
明日又屬銘於江西某後四年來徑山乃克銘曰  
道在天地如柱如砥世故嬰之波流風靡遠不可極  
在天一涯誰其似之浯溪斷崖高不可及拔地千尺  
誰其似之武昌赤壁萬竅並號倒海拔山彼方愕愕  
我則閑閑百川沸騰駕空沃日彼方搖搖我則屹屹  
靜以觀動於道庶幾瞻彼絕岸悠悠我思

初叟銘

惟叟曰初霽川覺上人字之天童老滅翁序之江  
西子璣子銘之

初之於人猶稻麻穀粟一日不可遠離終身所當佩  
服今夫安口體之娛從耳目之欲而昧夫厥初者甚  
樊籠而逾桎梏是故仲尼作易卷卷致謹於不遠而  
復春江縮波秋山落木去枝葉而歸本根收橫流而  
返谿谷是理之周流天地備於吾身者夷町畦而畧  
邊幅返而觀之充乎有餘泛而求之惟日不足謂余  
不信叟其問諸天目

雪岡銘

余居徑山日穎雪岡自天竺來訪留一月嘗以雪

岡謁銘後六年雪岡應部使者命出世靈源余將  
有事于四明共載而東乃克銘銘曰

維雪伊何其明皎皎維岡伊何其高矯矯惟高惟明  
道體見前渺無方所洞無中邊即之斯遠向之斯背  
是故昧者望崖而退彼美一人睨視周旋不起于座  
徑登其巔歲晚江湖干文玉立彼美人兮瞻望弗及

梅莊銘

白雲遶屋青山當戶中有玉人自娛歲莫熟勸明月  
深種春風不暴其力不計其功玲瓏踈花槎牙老樹  
有香可濯有花可茹霜雪貿貿生心無邊我寒徹骨  
我富聳天外無可畦內無屏蔽所藹石何乾坤清氣

竹澗銘

余來白雲既銘梅莊又銘竹澗天下之清者莫  
甚二物而盡以入吾翰墨東征筆硯無乃太清也  
歟銘曰

道有本源表裏不二高出太虛深入九地仰觀俯察  
備于吾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暴長易折驟盈易涸  
勿矯勿流斯為善學必清而德必直而躬必平而心  
必虛而中毋茂枝葉毋立涯涘固本浚源聖賢之事  
波澄沙晚風高露寒我將從君子以考槃

樵廬銘

南昌負上人號樵廬既謁序於其季父臨武令君

而又請銘於余余曰序即銘也又何加焉賓將北  
歸必欲余銘以復臨武故不得辭銘曰  
道若大樹直大徑正枝葉茂密斯爲大病卑弱支維  
迂曲紛披云胡爾耶末處本衰必利而噐必竭而力  
刪繁去蠹其根斯植母釋爾負母感他岐急急歸來  
夕陽已西山在屋頭泉流屋下門掩西風燈寒深夜  
一物不爲大用熾然如鳶飛天如魚躍淵昔在曹溪  
道由是顯執柯伐柯其則不遠

寤窻銘

天台盧寤窻持陰陽造化之理行天下使昏迷  
困於利害得喪之途者知所覺焉其有補於世  
道也大矣崔松先生名之檉寮先生書之江西僧  
某銘之

天地一窻古今一頃云胡世人漫不加省困于名場  
昏于利境長夜弗旦大夢弗醒我觀乾象其文有炳  
小大洪纖有操其柄開闔翕張俾正性命如枹在鼓  
如像在鏡神而非誕辯而非騁惟虛故明惟定故應  
孰能於此神會心領雲破月來梅花弄影

秀巖銘

瞻彼秀巖渾然天成曷爲有哉陰陽未形英華外發  
至剛內凝與秋爭高與春爭明風動籟作雲開霧閉  
善說般若不談一字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聽法而來

雨花滿地

石鏡銘

石鏡之義吾友遠無外一序足以盡之他說不必可也而况於銘乎或謂無外之文不可無偶何惜乎銘銘曰

謂石即鏡光從何來謂石非鏡本來無埃惟石與鏡初無自性無自性中外明內瑩雲磨雨洗蘚駁苔封願鑑者誰問取太空

功甫銘

安禪縛律不足以爲功晝誦夜持足以爲功休心念足以爲功寒焉而衣飢無爲也無不爲焉不不爲也無爲焉特乃功

是亦樓銘

柳塘兄名東閣曰是亦樓而請題於樗寮寺丞張公余江海歸來多宴坐其上藏天下於天一於是焉得之銘曰

泰山倚雲滄海流天極其致也一滴一拳極小同大極大同小細入無間大無邊表我登此樓两眼橫秋日月一螢天地一漚世間小兒蒼黃鞅掌呼之斯亦卧於其上

無文印卷第七

道號序

無岸序

嘉熙己亥夏五月海若作惡江失故道不打西陵而  
徑奔蔡市吞食沃野日數百尺拔山轉石莫能已也  
余客長安嘗往觀焉狂瀾驚波逆走橫擊大哉偉觀  
因得以發吾胸中磊磊掀天地者目送萬里神宇僊  
去駕長風排閭闔凌厲萬化與造物游而後知窺  
之野廣莫之鄉皆非方寸外物回視前日之物我兩  
立私爲町畦大可陋已無岸座元氣格者也平坦處  
孤危深濶中淺近乘益其自得於心而嘗以告人  
者雖外泛濫之流方且滔滔天下無岸當障而東之  
使大川三百支川三千咸復故道鼓棹迷源不失趨  
向吾將斫額而望曰法海有人

頑極序

聰明智慧者不可與適道頑鈍木訥者乃可與語道  
回之愚參之魯而佩洙泗左券以此也不然言語文  
學當時豈無游夏輩哉越人彌頑極早受頑之說於  
下竺古雲晚聞頑之道於天童癡絕余久與之游粗  
見其畧外和內嚴如春在雪中是此頑也圓轉委折  
如水行地上是此頑也落華植實如冬歸木杪是此  
頑也至其所以爲頑余不得以語人頑極不能以示

人也舞智憑愚賊夫頑者方行天下橐籥一頑奴隸  
衆巧頑極烏能久閱其頑哉余困于聰明日勝日負  
而學頑已晚它日操而戈入而室頑極何以待之

方石

劫石一方介然特立圭角森嚴女媧無所措其手四  
隅平正匠氏無所投其刃未有天地已有此石矣吾  
嘗摩挲而語之曰能方而不能圓者執而不化能圓  
而不能方者流而忘返皆非所謂道也非方非圓而  
能方能圓歷劫常堅者不在茲乎方石點頭曰敬聞  
命矣

即山

聖道高遠如泰山如岱嶽有堊而弗  
升者有升而弗至者登東山而小嘗登泰山而小天  
下則周旋俯仰皆在其中矣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見  
山而不見我也心外無法蒲目青山見我而不見山  
也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所謂我者又何物耶天台鴈  
蕩之前岷峨衡嶽之後舉目爲白雲青嶂所迷舉步  
爲懸崖絕壁所礙者幾何人哉開道以來之引手以  
招之即山它日幸無壁立萬仞

瘦巖

淳祐戊申二月隆上人自靈隱訪余於徑山以瘦巖  
謁序時五峯雨霽春在千巖萬壑間曉色晴光與天

地中和之氣蕩摩霄漢大哉偉觀於是可以論瘦巖  
矣何以言之秋老霜飛樹凋葉零山蒼蒼而落翠石  
巖巖而露骨異時消弭剥落今者華滋秀媚之機也  
道學損益之効於此又何加焉消弭其敷腴剥落其  
浮靡而空洞其中外則華滋秀媚者不可勝用矣余  
方以是義告隆執筆未下天風忽來飛花冉冉入吾  
几硯管城翁奮髯而言曰此第一義也隆擊節曰吾  
得之矣

海翁

海於天地間大包無外昔者達觀逸游之士咸至焉  
泛靈槎而上霄漢踞龜殼而食蛤蜊三十五 且海為伴  
身與海為準而二子或未知也海翁有息國百千  
大海納在一眉睫不待登河漢游汗漫已徹海之源  
底矣來遊大唐受釣竿於徑山老子所謂大身衆生  
蓋其掌握中物也世路迫隘吾將乘桴東遊矣翁歸  
國中為問津者北道主人聞蒼茫廣莫外逐文魚而  
畧扶桑膾蒼龍而索明月者必余無疑也翁倘問訊  
行藏當質之眠沙鷗鷺

洪崖

洪崖在西山右倚天青壁鳥飛不度昔者藏真翁燒  
藥其間藥成僊去遺力着草木華滋膚腴至今猶有  
僊者飛象而翁之精神未必不已隨混沌死矣恭維

那受活人書於海上諸老歸隱巖下山空月明夜涼  
如水酌清泉命楚歌而些之待其跨鶴精騰躍崖  
上不惜引僂推而納諸萬仞之下使之起死還丹在  
此而不在彼則石橋一彎丹井千尺必將懽喜贊  
踊躍相賀曰不謂僂翁去後有此主人西未寂寥也

古泉

太極未分時醴泉發西域清冷香冽猶醍醐甘露如  
葉以上皆秘護惟謹不以飲人後五百世濁惡界中  
甘澤不降大海枯竭人將渴死達磨大師始開鑿疏  
導決之東流被無臂人以漏卮汲之器器相傳五世  
為夜叉有力者負之而去驟步疾五出於是

離為兩脉列為五派滔滔汨汨橫乃且其百川匹  
海同為一味天龍鬼神脩羅蚊虻隨其器量悉得充  
足然涉其瀕而不識其源者徃徃皆是四明蒙上人  
負一鉢遊四天下窮其本源經三大阿僧祇劫無尋  
覓處反復求之忽於脚跟下沸涌而深不盈尺瞪不  
見底清冷香冽比醍醐甘露無二無別或問飲者如  
何蒙曰死

無照

余晨興宴坐無垢軒有號無照者曰慧踵門來見曰  
久不奉教余曰夜來一雨今日便涼又曰今夏多幸  
獲此同處余曰昨日有人自山下來言蠶桑大熟又

曰體中安樂否余指青衣曰置來十餘年矣已而出  
紙索無照序余謂之曰猶嫌少在

### 止堂

止止不須說已是草深一丈殊不知春禽書啼秋  
夜鳴戶牖闢與六通四闢蓋覆之而不得穿鑿之而  
不得止之一字又何地安着哉震風凌雨不動如山  
大坐當軒同萬象熾然說法此止堂見行三昧也若  
曰寂如遙夜萬籟不動湛如古井一波不搖難與論  
止矣何故止堂止處雷轟電掣不如此說即波旬說

### 梅峯

少林之枝到瘦嶺遂分南北一花三

傳至大梅早得春信於江南道中

實自娛歲晚已而七花八裂終不免老龐之口僅存

核子散落叢林根荦芽孽日滋日茂至今數百年動

人春色猶滿眼也瑩侍者生長江南山水間色香枝

葉無所嗜好獨向百雜碎處徹見少林瘦嶺所傳消

息生機活意益益千巖萬壑間如春風行空不見其

迹大梅老人於滅盡定中軒渠而言曰咄哉此郎逼

我太甚

### 竹洲

一擊忘所知須是田地穩密方可進此一步打風打

雨說短說長脚跟下浮逼逼地人不足議矣竹洲道

人父在江湖間深究本根之學雖未嘗東敲西擊而  
忘之一字已無着處是故八風浩蕩而不屈其身萬  
波橫流而不失其節我欲從之兮路脩絕隔秋水兮  
共明月

別峯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法峯有別乎仰而觀之則高  
而無上睨而視之則大而無外同且不可得焉平別  
善財失之於未離覺城之時而得之於已登妙高之  
後何其與此峯相見之晚也別峯道人要識是峯但  
心無所着步無處所徐步經行間忽然踏着吾將普  
告諸人曰德雲比丘者即此比丘是



